

叶兆言文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古老话题

古老话题 绿河 绿色陷阱

今夜星光灿烂



(苏)新登字 007 号

古老的话题

作 者：叶兆言

责任编辑：沈 瑞 孙金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4

字数：340,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698-7/I·665

定 价：13.4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这本集子的副标题可以叫作“犯罪研究”。犯罪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有意无意地写了许多地道的犯罪。本集中写到了杀人，强奸，绑架，乱伦，以及一系列下流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暴力事件。犯罪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生命诞生之日，犯罪的种子便发了芽。犯罪和生命一样古老，一样壮大，一样不屈不挠。小说永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好的小说永远试图表现那些永恒的东西。一件衣服的式样，一种日用品的风行，一句时髦的话，甚至鼎盛到了极致的文学流派，都会在生活的长河中变得微不足道，然而从形式到内容可能都是旧的犯罪，譬如通奸杀夫，譬如谋财害命，却永远不会“过时”，变得不时髦。无数次伸张正义，丝毫不能使犯罪销声匿迹。我希望本集中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首先是有趣的，其次便希望引起读者思索并能够找到答案，解决我在这些小说中百思不解的问题。

叶兆言

一九九四年三月 高云岭

目 录

古老话题	1
绿 河	21
绿色陷阱	101
今夜星光灿烂	241

古老话题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

我是那天事件的第一个见证人。当时我正巧去门房取牛奶。是我帮忙查的电话电码。她用哆嗦的手指猛拨号码盘，紧接着气喘吁吁对电话里乱叫。那是漫长夏季里让人最受不了的一天。清晨湿漉漉的雾像弥漫在公共浴室的蒸气。张英家的门突然打开，首先挤出来的是那只全白波斯猫。印象中，张英似乎在软绵绵的猫身上绊了一下。她跌跌撞撞朝我冲过来，一边干咳，一边问我要救护车的电话怎么挂。

救护车迟迟没来。雪白的太阳逼得树梢垂头丧气，见不到一片叶子在动，已经记不清张英是第几次号啕大哭。天太热，大家都有些心烦，都擦汗，都在怪那救护车为什么还不来。很显然我们都闻到了房间里的一股异味。如果不是那身

上正冒着黑色的油汗，张英的丈夫已死这一点无需怀疑。所有的电风扇打开了，一阵阵热浪仿佛音响中播放着强烈的迪斯科。

天实在太热。吐口痰在地上便升起一道白烟。张英的丈夫赤膊躺在那，黄黄的肚皮似乎还在充气，黑颜色的油汗不断从皮肤下渗出来。电话一个接一个挂着，救护车迟迟不露面。张英突然哭不出声地抽搐一阵。是她第一个注意到丈夫的嘴角动了动，冒出股番茄酱似的血浆。那血浆像是让人挤出的红鞋油，软塌塌地硬挺着，然后垂下头去像蚯蚓那样无目的乱游。白色救护车怪叫着从太阳的阴影中驶过，死神的喘气声陡然在大院里回响。天还是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一刹那间很静，白救护车里蹦出一位赤膊穿白大褂的小伙子，撩起衣襟擦了擦汗，脸色十分难看。

张英丈夫嘴里的血浆源源不断。那血浆浓得像胶水。几乎不用任何判断就可证实躺在那的是具尸首。赤膊穿白大褂的小伙子脸色更难看，接过旁人递上的香烟，背对电风扇，凑在别人的打火机上取火，然后极潇洒地喷一口烟，做了个手势扬长而去。

往公安局的电话是张英的小姑子打的。她一赶到，二话没说，大叫她哥哥死得冤枉。“我哥哥说的，这女人外头有人。”当时救护车还没来，她歇斯底里死哭一场，咬牙切齿去挂电话。“这是谋杀。谋杀！”她的话斩钉截铁。一路走，唾沫和汗水一路飞溅。公安分局的黑色三轮摩托很快也赶到，而且差点撞上那正打算离去的救护车。众目睽睽之下的大院显得太小，警笛声此起彼伏，就好像拍电影一样。“这里头有鬼，

有鬼，”张英的小姑子发现救星似的向三位警察迎过去，“你们要作主，要作主！”三位警察中，只有一个穿着制服，他脸上是那种因为热而十分痛苦的表情。小姑子喋喋不休大谈嫂子的不是。穿制服的警察走进张英家，对床上躺着的尸首看了一眼，一边用毛巾抹汗一边用身体去凑电风扇，一边皱着眉头说：“这事可不是瞎说的，你得有证据。”

“证据，证据？人都死了，还不是证据？”

小姑子从一开始就坚信不疑。她始终认定这是桩谋杀案。甚至在殡仪馆，公安分局出面操办了她哥哥的遗体告别仪式，她哥哥的丈母娘和亲家大哭大闹，众人连哄带劝加上吓唬，她也没有低头认错。“我女儿不能就这么白白地，白白地让人冤枉了。她做小姑子的，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得有证据，她得有证据。”老太太显然不肯息事宁人，她处在有理不饶人的地位上，一遍又一遍逼亲家表态：“你好歹也是做干部的，亲家，你说，你说呀，谋杀亲夫，你说你媳妇以后怎做人？”小姑子以沉默相对抗。公安局的人说，他们不放过一个坏人，当然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时间拖得无疑有些长。当整过容的尸首要离去时，张英扑通一声跪下去，抱着丈夫硬梆梆的双腿失声痛哭。在场的人员又一次分成两派，一个阵营劝嫂子，一个阵营说小姑子。还是那个穿制服的警察不耐烦，挥挥手，宣布仪式已经结束。上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推起放尸首的车子就走。遗体告别仪式的高潮，是姑嫂二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性地抱在一起。

张英成了我们大院的中心人物。天还是那么热得让人垂头丧气。饭桌上的热门话题多少和她有关。传说正源源不断

地被制造，每天都有崭新的小道消息发布。真相大白的欲望不断扣人心弦。大家都注意到张英反复穿了件黑色丝绸连衣裙。那是一件地地道道的丧服，质料和款式无不恰如其分。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记得，无论是在出事的当天，还是为她丈夫举行告别仪式时，她看上去都更像黑色的影子。她显得那样的憔悴，那样的孤立无援，那样的惹人可怜、同情和庄重。丧夫的悲哀让这位还算迷人的少妇丢魂落魄。丢魂落魄的少妇穿身黑丝质连衣裙别具一种魅力。张英像影子一样的移来移去，她的一举一动想不留在别人的脑子里也不容易。

穿制服的警察曾经是个不大不小的谜。大家很快知道了这个人姓李，而且还是队长一类的角色。虽然事实表明，警察队长老李和张英素昧生平，但他处处护着她这一点谁都在眼里。警察的身分和队长的地位，足以使他说每句话都有分量都有结论的意味。这显然是个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的警官。他竭尽了安慰之能事，以一个有失身分的局外人的姿态和张英说三道四。身为对立面的小姑子不止一次受到呵斥。他的倾向性过于直露，很快就给大家留下喜怒无常的印象。这么热的天能捂住制服不脱本身就是桩奇迹。谁都看得出他的不耐烦和天太热有关。他总免不了像轰小孩子一样撵人，嘴里不留意地便流出不适合身分的粗话。出了这样的事件没人围观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张英对穿制服的警察队长老李充满了信任感。从一开始，她就流露出有话只愿对他一个人说的意思。大院里的人都注意到，当警笛呼叫三位警察跳下摩托，匆匆的身影从白得耀眼的太阳下穿过，例行公事地走进张英家时，警察队长老李

有种一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吃惊。吃惊之余，便是那种谁都能察觉的一丝淡淡微笑。大家注意到了他手上缠着一块已不太干净的花毛巾，在表现出对小姑子的态度不耐烦的同时，那条花毛巾十分娴熟地在出汗部位忙乱。擦了一阵汗以后，他用主持公道的口吻安慰张英不要惊惶。

房间里乱得仿佛刚刚遭了抢劫。那股令人作呕的异味被摆着头的电风扇赶来赶去。小姑子哭天喊地，两名便衣警察在她的追击下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警察队长老李十分客观，站在那享受电风扇，胸有成竹地喝一瓶不知什么人递上来的冰镇汽水。

门口筑起了警戒线。凑热闹的旁观者正开小会。看门人老李是最后见着张英丈夫的证人之一。就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大约十二点钟，他看见张英丈夫惊慌失措往外赶，过了一会，又急匆匆跑回来。在人坐着都淌汗的大热天张英丈夫的举动难免出人意外。他当时的表情不仅十分焦急，而且让人一眼就看出有种难忍的痛苦。“他的手一直掐在脖子上，就这样，就这样。”看门人是个矮胖子，秃顶上剩不了几根白发，他因为自己引起身边几位女人的注目兴奋异常，手比划着，踮起脚，对远远躺着的尸首看一眼，继续他的叙述表演。

周围的嘈杂声似乎和警察队长老李毫不相干。他总算向尸首走去，围着尸首转了三圈，目不转睛地瞻仰遗容。门口的议论和小姑子的哭闹开始变弱。他伸出手，抹了些死尸嘴边似凝非凝的血浆，在手指间反复捻着，好像是为了试试粘度。拍照的闪光灯啪啪直闪。他甚至用鼻子闻了闻那让人想着就恶心的红色粘液。两名警察分别以眼光向他询问，他却

耸了耸肩膀，脸部表情有些滑稽地又闻闻手指，突然大步向门口走去，伸出带血的手指，点着看门人老李，含几分嘲弄说：“喂，你能讲，你不是能讲吗，好，请进来，进来呀！”

看门人老李不知深浅，僵在那里。

警察队长老李又说：

“这么热的天，工厂都放假了，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死了个人吗？在家守着电风扇多好。跑这看热闹！中国人，就他妈这么俗气。”

在以后的讯问中，看门人老李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他对警察队长老李耿耿于怀。谁也不可能忍受那种突如其来扑头盖面的训斥。门口的人群逐渐瓦解作鸟兽散。警察队长老李走进卫生间，找了块肥皂狠狠搓了阵手。他再一次走出来时，张英求救的目光正迎着他。她可怜兮兮地坐在那，手紧紧抓住膝盖，一副吃尽了委屈的模样。警察队长老李用身子凑了凑电风扇，摆了摆手势，直勾勾的眼睛从张英脸上不知不觉移下去。这是个十分丰满的女人。不是胖。上上下下的肉绷得极紧，胸部高得似乎有些作假。

记录在案的张英丈夫死因，最初是心脏病猝发致死。心脏病猝发的直接原因是非正常的性行为。据张英说，她丈夫长年苦于阳痿，新近因为不知得了一种什么药，男女之欢不免有些过度。也许是为了急于解脱自己，也许是由于警察队长老李听得津津有味，张英叙述时最初的羞答答很快无影无踪。丧夫的悲哀使她多少还有点结巴。她十分伶俐地打开锁着的抽屉，拿出一本病历。病历上有关于她丈夫心脏不太好的记录。她用手指逐条指示给警察队长老李看，一边解说，一

边叹气。她丈夫断气时赤身裸体已经毫无疑义，她却有意无意一次又一次提到这一点。很显然，为了引起对方在这方面的注意，她甚至做了些近乎猥亵而且并非必要的暗示。虽然结结巴巴，她说话的分寸还不至于乱得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在她正准备为某个具体细节展开的时候，警察队长老李突然十分有礼貌地打断了她。他笑着说：“好，很好，我们知道了。”

2

公安分局操办的遗体告别仪式深入人心。有关谋杀亲夫的流言蜚语骤然中止。大院里派出了代表，坐上带警笛的面包车，汗流浹背直奔火葬场。到处都是汗腥味，天实在热得不像话，殡仪馆冷库死人多得来不及烧。因为公安分局的面子，总算去了就开会。哭的哭一场，闹的闹一阵，轰轰烈烈风风火火，排着队再退出来，淌着酸汗，挤上先前那辆面包车，都回家。代表们跨进家门，顾不上洗把澡，便被揪住了问这问那。平时不来往的邻居，忽然互相露了笑脸。男人之间或者夫妇关在房间里，少不了问那桩事。死在花丛中，做鬼也风流。问多了，被问得不耐烦，反问道：“他穿着裤子，那玩意挺不挺在那，我怎么知道？”

到晚上不知怎么停了电，大院里一片叫苦声。房间里热得熬不住，都出来，都下楼，都说这么热的天断电，非再出人命案子不可。扯着嗓子往供电局挂电话，僵了一小时，来了三个电工。那三个电工拎着或挎着工具包，大大咧咧在院子里走一圈，爬上张英家门口的一根电线杆，忙了好一阵，又

忙好一阵，说说笑笑跳下来。谁也没注意到，三个电工中，有位就是出事那天来的专门拍照的便衣警察。

那男人是在遗体告别后的第五天溜进张英家的。他偷偷从掩着的门挤进时，张英家那只全白波斯猫叫人踩着尾巴似的大叫起来。张英试图把猫赶走，然而那猫却别有用心地捉起迷藏。正是深更半夜，很多人都被猫的惨叫声惊醒。张英和那男人各自站在那不敢动。猫叫声不断，带着些凄楚，又好像是叫春。“这猫今儿个是怎么了？”那男人胆战心惊问着，猛地扑过去，抓住了猫。猫挣扎着，在那男人手腕上狠狠抓了一记。那男人喉咙口似乎也发出一串低沉的猫叫，触电般地猛抖一下，把猫抛向空中，张英亲昵地呼唤着波斯猫，一边悄悄向猫逼近，一边吩咐正弯腰做伸手状的男人别动。波斯猫极通人性地往后退，突然一转身奔向床底下。张英和那男人隔床相望，默默对视了一阵，分别低头去看又在那尖声怪叫的波斯猫。床底下就一团白糊糊的影子，看不清那两只暗绿色的猫眼球。那男人趴下来挥手撵猫，挥了半天手，波斯猫岿然不动。在猫叫的间歇，张英轻轻说了句什么，那男人叹着气站起身，摸出香烟，不顾张英阻止的手势，划了火柴，迫不及待地吸了一口。火柴的光芒像一道闪电，黑房间里顿时更黑，猫叫声顿时更惨，更怪，更凄楚，更像是叫春。张英忍不住一阵呻吟，跪在地上，十分痛苦地唤那猫。波斯猫终于小心翼翼充满媚态地向她走过去。

波期猫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是个不祥的预兆。它像白色幽灵一样钻来钻去，跳上跳下。那男人天亮前离开张英家。在红外线摄像机的监视之下，他心怀鬼胎地溶化在夜幕中。猫

叫声令所有的人心烦意乱。事实上，几分钟以后，那男人就被逮捕归案。当警车又一次缓慢驶进大院，警察队长老李领着人兴致勃勃，轻轻敲击张英家敞开的房门时，波斯猫迎接熟人似的向他们奔过去，“就是这猫！”警察队长老李用脚拨弄那正在他裤管上蹭来蹭去的肉乎乎的全白波斯猫，笑着对手下说，“这猫真不赖，它保证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公安分局已掌握了确凿证据，天还是很热，结案在即，警察们的心情显得有几分轻松。“要是把摄像机，装在这畜生身上，那才叫绝呢。”专门负责拍照的便衣警察笑着应声说，“嗨，这还不成了货真价实的色情片子。”在张英即将被带走的一刹那间，波斯猫突然十分悲哀地大叫一声，它依依不舍含情脉脉看着张英，仿佛有很多话要说。

和那男人遇到的情形差不多。一旦审讯室的录音机被打开，沙沙的磁带声响了一阵，张英最先听到的是波斯猫不寻常的熟悉叫声。那叫声尖刻刺耳，悠远，令人毛骨悚然。警察们笑容可掬在一旁听，轻声私语或作手势。那男人低沉焦虑的声音，终于像阵冷风似的吹了过来：“这猫今儿个是怎么了？”咔嚓一声，警察队长老李按了按琴键开关，退了一段磁带，请张英注意并认真欣赏一下公安分局窃听的成绩。张英屏住了呼吸，等待那熟悉而又更加恐怖的声音：

“这猫今儿是怎么这猫今儿这猫猫怎么了怎么了猫今儿这是怎么了今儿个个是猫猫猫猫猫猫猫猫怎么了？”

一片绿颜色的雾在张英眼前飘来飘去。彻底崩溃的沮丧

影子一般地附在她身上。她完全失去了逃脱的希望。所有良好的可能性像捧起来的水，只留下指缝里一些最后的湿的感觉。审讯沿着固定程序无限制进行。不断地颠倒重复，不断地智力测验，不断地狼狈和乘胜追击。张英成了一群猫爪下的老鼠，六神无主东张西望，一次次有失体统地提出要上厕所。厕所的尿臊味留在她的嗅觉中迟迟不肯去。电风扇正摇头摆尾调节审讯室的空气。警察们和警察队长老李一次又一次掏出手绢和毛巾擦汗。录音机里那男人的声音像连绵不息的秋雨，一点一点滴在记忆的沙漠里。

警察队长老李有保留地让张英看了一段红外线摄像机偷拍下来的录像。紫红色灯芯绒窗帘拉上时，张英有种和黑压压人群同坐在电影院里的错觉。录像带的片头上已煞有介事地标上编号与相应技术说明。警察队长老李示意揿快进钮，画面跳着闪着变形着向前翻滚。那男人模模糊糊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荧屏上，他低着头，一路走，一路沉思，然后消失在拐角处。镜头再转，更黑更不清楚，可以分辨出张英家的门，窗，阳台，晾着的内衣。一个黑影子伏在窗台上往里看。黑影子回头，正视着摄像机镜头，画面定格，放大，那男人惊惶粗糙变形的脸静止在荧屏的框框中。画面恢复正常，那男人迟疑着向门口走去，作推门状。

张英猛地站起来，警察们都回头看她。警察队长老李不动声色地问：“你，干什么？”

“上厕所。”她木木地竖在那。

“你还有什么要说？”警察队长老李示意关录像机，拉开窗帘，“说说看。”

“没有。”

“没有?”

张英往四下看，挨个琢磨警察们的相貌。

“看了这录像，有什么想法?”

“没有。”

“没有?”

“没——”

“看了这么精彩的录像，会没想法?”

“没想法。”

“你到底怎么想?”

“我，我想上厕所。”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英事实上一直小便失禁。她的小肚子下老有那种发胀发痒的感觉。一切仍然按法律程序进行着，漫长的夏季好歹到了尾声，第一场秋雨或有或无地下起来。所有的讯问都差不多，都是走过场。甚至本市一家报纸的女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用检察官的口吻问张英：“通奸的事，向来多的是，你为什么一定杀人呢？”女记者年轻漂亮，衣着时髦，这篇后来题名为《现代潘金莲》的通讯报道，是她记者生涯中第一篇头条新闻。“通奸并不触犯刑法，可是杀人偿命的道理，你难道不懂？”张英老实巴交坐在那，双手小学生似的盖住了膝盖。女记者百思不解却又语重心长：“杀人偿命，一命换一命，这，值得吗？”

女记者的头条新闻大受读者欢迎。在行文里，正处于热恋中的女记者，用调侃和近乎洒脱的笔调，攻击了中国的离婚制度。“你为什么 not 积极争取离婚呢？”采访过程中，女记